



世說新語補

十

成瀨家藏書	一冊之內	倫記類	哲子門	第五四號	第二部乙
-------	------	-----	-----	------	------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宋

劉義慶

撰

梁

劉孝標

注

宋

劉辰翁

批

明

何良俊

增

王世貞

刪定

王世懋

批釋

李贄

批點

張文柱

校注

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

輕詆下

○補會稽太守孟顓事佛精懇而為謝靈運所輕南

曰孟顓字彥重平昌安人衛將軍昶弟也昶顓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昶貴盛顓不就昶死後歷待中謝嘗語顓曰得道應須慧業文

人卿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是欲成佛者也康樂自恃慧解故以譏顓顓深

恨此言

○補顏延之每薄湯惠休詩謂人曰休上人制作委

巷間歌謠耳方當誤後生宋書曰沙門惠休善屬文徐湛之與之甚

○補謝宣映南史曰謝綯字宣映景重之子曾於公坐戲調其舅

袁湛南史曰湛字士深陳郡陽夏人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為

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女妻焉宋湛甚

不堪之謂曰汝父昔已輕舅今汝復來加我可

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補丘車騎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祕書

常在沈深坐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淡

官車騎長史

厚世祖命使還俗本姓湯位至揚州從事詩品曰惠休淫靡情過其才世遂匹之鮑昭恐商周

矣羊曜璠云是顏公忌昭之文故立

休鮑之論委巷歌謠乃是真詩

陳郡陽夏人祖耽晉歷陽太守父質瑯琊內史湛少與弟豹並為

從外祖謝安所知安以兄子女妻焉宋

武帝起兵以從征功歷仕至太尉司空

湛甚

謂世無渭陽情也宋書曰景重是王胡之外甥與舅亦不協

丘車騎南史曰丘靈鞠吳興烏程人祖系祕書常在沈深坐南史曰沈懷文吳興武康人三子淡

官車騎長史

深冲名譽有優劣世號為見王文憲文憲詩沈

○補張敬兒拜車騎將軍南史曰敬兒南陽冠軍人

○補劉中郎性韻剛疎輕言肆行南史曰劉祥字顯

好文學性韻剛疎建元中為正員郎一日遇褚司徒淵入朝以腰扇障日中郎從側過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入扇障何益褚曰寒士不遜中郎曰不能殺袁劉安得免寒士袁粲劉秉也按南

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矣南史曰祥著連珠十

者云希世之寶違時必賤偉俗之器無聖則淪是以明主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

○補 徐常侍也聘齊時魏收文學北朝之秀收錄其

文集以示徐令傳之江左徐速濟江沉之曰吾

為魏公藏拙

○補 庾信至北周書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

邁博覽羣書仕梁為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

辭令盛為鄴下所稱元帝即位來聘於周遂留

長安歷仕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信雖位

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作哀江南賦以致意

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何如

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北史曰溫子昇字鵬舉太原人世居江左祖

恭之避難歸魏家於濟陰宛句父暉兗州左

將軍長史子昇博覽百家文章清婉初為廣陽

王客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曰溫生

是太才上年二十二射策補御史歷中書舍人

散騎常侍陽夏守傅標使吐谷渾見其國玉牀

頭有書數卷乃子昇文也濟陰王暉業嘗云江

左文人宋有顏廷之謝靈運梁有沈約任昉我

子昇足以陵顏

○補 江從簡南史曰革少子從簡少有文才何敬容

採荷調刺之為時所賞官至司徒

從事中郎侯景亂為任約所害

梁書曰革字休映濟陽考城人祖齊之宋金部

郎父柔之齊倉部郎革早有才思六歲便屬文

仕至光祿大夫小時有文情作採荷調以刺何敬容曰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欲持荷作鏡荷暗本無光敬容不覺唯歎其上

○補劉晝作六合賦自謂絕倫以呈魏收收曰賦名六合已是大愚文又愚於六合君四體又甚於文晝大怒以示邢子才子才曰君此賦正似疥駱駝伏而無斌媚後魏書曰劉晝本大儒舉秀詞藻言甚俚拙作賦一首以六合為名自謂絕倫

○補崔信明嘗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唐書曰信明青州益都人

祖輔北海郡守信明博聞強記下筆成章高孝基謂之曰信明才學富贍但恨位不達耳大業中為堯城令竇建德僭號隱於太行山鄭世翼遇之江中謂信明曰嘗聞有楓落吳江冷願見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未終篇曰所見不逮所聞投諸水引舟逕去唐詩紀事曰鄭世翼榮陽人武德時為揚州錄事參軍以言忤物貞觀中坐怨謫流死雋州

○補秋仁傑為相有盧氏堂姨居午橋別墅仁傑休臘脩禮甚謹嘗雪後休暇候盧氏適見表弟挾弧失攜雉兔歸羞味進於堂上顧揖仁傑意甚

輕傲。仁傑因啓曰：某幸為相，表第有所欲，願悉力從其請。姨曰：吾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慚而去。唐書曰：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神功元年拜鸞臺侍郎。中宗在房陵，仁傑每奏對，無不以母子恩情為言。后省悟，召還。中宗反正，追贈司空。

○補

盧藏用初隱終南少室，一山時有意當世人目為隨駕隱士。晚年乃徇權利。唐書曰：藏用字子之，姪孫也。少以辭學著稱，隱居終南山，有貞儉之操。及登朝，趨趨諛佞，專事權貴，以此獲譏於世。官至工部侍郎。尚書右丞。司馬承禎將還山，藏用指終南曰：此中大有佳處。關中記曰：終南太乙左，右三十里內名福地。承禎

○補

徐曰：以僕視之，仕宦之捷徑耳。唐詩紀事曰：承禎字子微，事潘師正。傳辟穀導引術，睿宗、明皇累召，乃至京師卒。贈正一先生。嚴武以世舊待杜甫甚善。甫性偏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元稹作子美誌曰：晉當陽侯杜氏，十世而生。審言善詩，官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京兆亂，步謁行在，授左拾遺。以直言失官。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郎，參謀軍事。旋又棄官，扁舟下荆楚，間宋和唐書曰：甫棄官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會嚴武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武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詣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也。范攄雲：溪友議曰：武年二十三為給事黃門侍郎，明年擁旄西蜀，累於

飲筵對客騁其筆札杜甫乘醉言曰不謂嚴挺
之有此兒也武惠自久之曰杜審言孫子擬條
虎鬚合生皆笑以彌縫之武母

○補

韓愈

唐書曰愈字退之昌黎人幼刻苦學儒太

之述作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愈從其徒遊嘗

銳意鑽仰欲自振于一代官至吏部侍郎

貞元中進士

語李程

唐書曰程字表臣隴西人貞元中進士

儀儉物議輕之曰崔丞相直是聰明過人李白

說著文章冠舉進士

崔羣字敦詩貝州武城人未

擢甲科

○補

杜少陵宿龍門詩云天闕象緯逼王介甫改闕

為闕黃山谷對眾極言其是劉貢父聞之曰直

是怕他

西却野叟庚溪詩話曰杜子美遊龍門

此寺在洛陽之龍門按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

也後人謂其屬對不切改為天關王介甫改為

天闕蔡興宗又謂世傳古本作天闕用莊子出

管闕天為證以余觀之皆臆說也且天闕象緯

○補

郭昱狹中詭僻登進士恥赴常選獻書於宰相

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後復

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甚榮得巢由拜於馬首東都事略曰趙普字則平幽州薊人累官中書令

補

張文潛嘗問張安道

張文定公墓誌曰公諱方平字安道揚州人也仕至

參知政事極言王安石不可用會安石執司馬政力求補外元祐初以太子太保致仕

君實司馬光別見直言王介甫不曉事是如何安道

云賢只消去看字說文潛云字說也只是二三

分不合人意安道云若然則足下亦有七八分

不解事矣王安石進字說表曰蓋聞物生而有情情發而為聲聲以類合皆足相知

人聲為言述以為字字雖人之所制本實出于自然故上下內外初終前後中偏左右自然之位也衡表曲直耦重交析反缺倒支自然之形也發歛呼吸抑揚合散虛實清濁自然之聲也可視而知可聽而思自然之義也義以義自然故仙聖所宅雖殊方域言音乖離點畫不同譯而通之其義一也道有升降交物隨之時變事異書名或改原出要歸亦無二焉乃若知之所不能與思之所不能至則雖非即此而可知亦非舍此而能譬蓋惟天下之至神為能究此臣頃御燕間親承訓教抱病負憂久無所成雖嘗有獻大懼胃澆退復自力用忘疾憊咨諏討論博盡所疑冀或消塵有助深崇謹勸成字說二十四卷隨表上進

假譎

魏武少時嘗與袁紹好為遊俠觀人新婚因潛

〇〇〇

入主人園中夜叫呼云有偷兒賊青廬中人皆出觀魏武乃入抽刃劫新婦與紹還出失道墜枳棘中紹不能得動復大呼云偷兒在此紹違追自擲出遂以俱免曹瞞傳曰操小字阿瞞少語云武王少好俠放蕩不修行業嘗私入常侍張讓宅中讓乃手戟於庭踰垣而出有絕人力故莫之能害也

魏武嘗行役失汲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求乘此得及前源

劉雲華池解渴之妙何愁有功

李云不必甚不

劉云文字中留此是皆夜哭

魏武常言人欲危已已輒心動因語所親小人曰汝懷刃密來我側我必說心動執汝使行刑汝但勿言其使無他當厚相報執者信焉不以爲懼遂斬之此人至死不知也左右以爲實謀逆者挫氣矣曹瞞傳曰操在軍廩穀不足私以之操曰善後軍中言操數衆操題其主者皆以徇曰行小斛盜軍穀遂斬之仍云特當借汝死以厭衆心其變一○甚不必許皆此類也

魏武常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便斫人亦不自覺左右宜深慎此後陽眠所幸一人竊以被覆

李云甚不必

之因便斫殺自爾每眠左右莫敢近者

○袁紹年少時曾遣人夜以劍擲魏武少下不著

魏武揆之其後來必高因帖臥牀上劍至果高

按袁曹後由鼎峙迹始攜貳自斯以前不聞讐隙有何意故而刺之以劍也

○王大將軍既為逆頓軍姑孰晉明帝以英武之

才猶相猜憚乃箸戎服騎巴寶馬齎一金馬鞭

陰察軍形勢未至十餘里有一客姥居店賣食

帝過憫之謂姥曰王敦舉兵圖逆猜害忠良朝

廷駭懼社稷是憂故劬勞晨夕用相覘察恐形

迹危露或至狼狽追迫之日姥其匿之便與客

姥馬鞭而去行敦管匝而出軍士覺曰此非常

人也敦臥心動曰此必黃須鮮卑奴來命騎追

之已覺多許里追士因問向姥不見一黃須人

騎馬度此邪姥曰去已久矣不可復及於是騎

人息意而反異苑曰帝躬往姑孰敦時晝寢卓

何不縛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國人故貌類焉

○王右軍年減十歲時大將軍甚愛之恒置帳中

眠大將軍嘗先出右軍猶未起須臾錢鳳入屏

人論事。晉陽秋曰鳳字世儀吳嘉興尉子也。女姦

因進說後敦敗見誅都忘右軍在帳中便言逆節之謀右

軍覺既聞所論知無活理乃剔吐汗頭面被褥

詐孰眠敦論事造半方意右軍未起相與大驚

曰不得不除之及開帳乃見吐唾從橫信其實

孰眠於是得全于時稱其有智。按諸書皆云王

羲之下疑謬

○ ○ 温公喪婦從姑劉氏家值亂離散唯有一女甚

有多慧姑以屬公覓婚公密有自婚意答云佳

婿難得但如嶠比云何姑云喪敗之餘乞粗存

活便足慰吾餘年何敢希汝比卻後少日公報

姑云已覓得婚處門地粗可婿身名宦盡不減

嶠因下玉鏡臺一枚姑大喜既婚交禮女以手

披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固疑是老奴果如所卜

按温氏譜嶠初取高平李暉女中取瑯琊王詡

女後取廬江何遜女都不聞取劉氏便為虛謬

谷口云劉氏政謂其姑爾非指其玉鏡臺是公

為劉越石長史北征劉聰所得王隱晉書曰建

興二年嶠為劉現假守左司馬都督上前鋒諸軍事討劉聰晉

陽秋曰聰一名載字玄明屠各人父淵因亂起

北點世說補卷之十九

王云觀此明知後人添計

兵死。聰嗣業。

劉云真有如此強口者世說雖無然種備

○○范玄平為入好用智數而有時以多數失會嘗失官居東陽桓太司馬在南州故往投之桓時方欲招起屈滯以傾朝廷且玄平在京素亦有譽桓謂遠來投已喜躍非常比入至庭傾身引望笑語歡甚顧謂袁虎曰范公且可作太常卿范裁坐桓便謝其遠來意范雖實投桓而恐以趨時損名乃曰雖懷朝宗會有亡兒瘞在此故來省視桓悵然失望向之虛佇一時都盡中興書曰

初桓溫請范汪為征西長史復表為江州並不就還都因求為東陽太守溫甚恨之汪後為徐州溫北伐於汪出梁國失期溫挾憾奏汪為庶人汪居吳後至姑孰見溫溫語其下曰玄平及來見留以護軍起之汪數日解歸溫曰卿適來何以便去汪曰數歲小兒喪往年經亂權奪此境故來迎之事意也汪愈怒之竟不屈其意

○○○

諸葛令女庾氏婦既寡誓云不復重出此女性甚正彊無有登車理恢既許江思玄婚乃移家近之初誑女云宜徙於是家人一時去獨留女在後比其覺已不復得出江郎莫來女哭誓滿甚積日漸歇江彪暝入宿恒在對牀上後觀其

意轉帖影乃詐厭良久不悟聲氣轉急女乃呼
 婢云喚江郎覺江於是躍來就之曰我自是天下
 男子厭何預卿事而見喚邪既爾相關不得不
 與入語女默然而慚情義遂篤葛令之清英
劉云此政不必小氣

劉云二人元知舊義之非故共謀過江不用此義愍度後遂仍用舊義為人講以得食故託之王云曰蓋員清談義表亦是

愍度道人始欲過江與一僧道人為侶謀曰用舊義往江東恐不辦得食便共立心無義既而此道人不成渡愍度果講義積年名德沙門題目曰支愍度才鑿清出孫綽愍度贊曰支度彬彬好是拔新俱稟昭見而能越人世重秀異咸競爾珍孤桐

嶧陽浮磬泗濱後有僧人來先道人寄語云為我致意愍度無義那可立舊義者曰種智有是而能圓照然則萬象斯盡謂之空無常住不變謂之妙有而無義者曰種智之體論如太虛虛而能知無而能應居宗至極其唯無乎治此計權救饑爾無為遂負如來也

王文度弟阿智惡乃不翅當年長而無人與婚孫興公有二女亦僻錯又無嫁娶理因詣文度求見阿智既見便陽言此定可殊不知人所傳那得至奈未有婚處我有二女乃不惡但吾寒士不宜與卿計欲令阿智娶之文度欣然而啓

藍田云與公向來忽言欲與阿智婚藍田驚喜

既成婚女之頑囂欲過阿智方知與公之詐阿

補

王虔之小字虔之字文將辟州別駕不就娶太原孫緯女字阿恒

姚崇唐書曰崇本名元崇則天改為元之陝州

至夏官尚書張柬之等誅易之兄弟崇預謀去

宗先天二年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獨當

國務明於吏道剖言不滯年與張說同為宰輔

各懷疑阻張銜之忽一日對便殿舉左足不甚

輕利上曰卿有足疾邪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

是疾也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

中書宜官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說之未遭崇

搆也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

姦狀以聞於說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厲聲曰

觀色不能察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為相豈無緩

急有用而人而鞭於一婢如邪說奇其言以待見

與歸書生亦叱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

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謀

者久之今聞公為媿相國所搆外獄將具公不

知危之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

九公主必能立釋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

生云未足解公之難公疑思欠之忽曰近有

林郡夜明簾為寄信者書生曰吾事齊矣因請

手札數行懇以情言遂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

主即第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為贊明旦公主

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

矣崇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釁隙甚深然其

人素懷奢侈尤好服玩吾沒後來弔汝具陳吾

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帳前張若不顧汝家
 族無類矣若顧此當錄玩用致之仍以神道碑
 為請既獲其文登時錄進先鑿石以待至便鑄
 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徵
 碑文以刊削為辭當引視鑄石仍告以聞上崇
 沒張果至且其服玩者三四崇家悉如崇戒不
 數日文成叙致該詳時謁極筆其器曰八柱承
 天高明之位列
 四時成歲亭
 毒之功全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為辭未周密
 欲加刪改姬氏諸子引使者視其碑仍告以秦

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死姚崇能算生張
 說吾今日方知本之不及遠矣唐書曰崇長子
 子昇坊州刺史少子奕
 禮部侍郎尚書右丞

補

秦會之夫人常入禁中

宋史曰秦檜字會之江
 寧人靖康元年金兵自

汴一帝北遷以御史中丞從與其酋撻懶善
 割地之議乃縱之使與其妻王氏航海奔行在
 高宗召見與議國事大奇之別加褒擢參
 大政方主和議廷臣異已者皆斥逐之顯仁

太后宋史曰韋賢妃高宗母也從上皇
 北遷迎還居慈寧宮崩謚曰顯仁言近日

子魚大者絕少夫人對曰妾家有之當以百尾
 進歸告會之會之咎其失言與館客謀進青魚

百尾顯仁拊掌笑曰我道這婆子村果然志曰

憲聖召檜夫人入禁中賜宴進淮青魚憲聖問夫人會食此否夫人對曰食也夫視此更容豈白供進益檜方秉權諸道詣奉踰于上貢也夫人歸以語檜檜恚之曰夫人不曉事豈日遂易糟鱠魚大者數十枚以進憲聖啖曰我固道無此大青魚夫人誤認耳

黜免

○補蜀先主銜張裕不遜兼忿其漏言蜀志口張裕字南和蜀郡

人明曉占候而天才過於周羣嘗私語人曰歲在庚子天下當易代劉氏祚盡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後寅卯之間當失人密白其言下獄將後魏氏之立先主之薨皆如裕所刻誅之諸葛武侯表請其罪先主答教曰芳蘭當

門不得不鋸蜀志曰裕甚精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於地也

諸葛玄在西朝少有清譽為王夷甫所重時論

亦以擬王後為繼母族黨所讒誣之為狂逆將

遠徙友人王夷甫之徒詣檻車與別玄問朝廷

何以徙我王曰言卿狂逆玄曰逆則應殺狂何

所徙

○ ○ 桓公入蜀至三峽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荆州

峽長七百餘里兩岫連山略無絕處重巖疊嶂隱天蔽日常有高猿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其母緣岫哀號行百餘里不

劉云此怒亦何可

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絕破視其腹中腸皆寸寸斷公聞之怒命黜其人

殷中軍被廢在信安終日恒書空作字揚州吏民尋義逐之竊視唯作咄咄怪事四字而已

秋曰初浩以中軍將軍鎮壽陽羗姪襄上書歸降後有罪浩陰圖誅之會關中有變符健死浩偽率軍而行云脩復山陵襄前驅恐遂反軍至山桑聞襄將至棄輜重馳保護襄至據由桑焚其舟更至壽陽略流民而還浩士卒多叛征西温乃上表黜浩撫軍大將軍奏免浩除名為民浩馳還謝罪既而遷于東陽信安縣

○殷中軍廢後恨簡文曰上人箸百尺樓上僮梯

將去續晉陽秋曰浩雖廢黜夷神委命稚詠不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浩素愛之咸外生韓伯詠曹顏遠詩曰富貴它人合貧賤親戚離因並下其悲見于外者唯此一事而已則書空去梯之言未必皆實也

鄧竟陵免官後赴山陵過見大司馬桓公公問

之曰卿何以更瘦大司馬察屬名曰鄧遐字應玄陳郡人平南將軍岳之子

勇力絕人氣蓋當世時人方之樊噲為桓温參軍數從温征伐歷竟陵太守枋頭之役温既懷耻分心且憚遐因鄧曰有愧於叔達不能恨於

免遐官病卒破甑郭林宗別傳曰鉅鹿孟敏字叔達敦朴質直客居太原雜處凡俗未有所名嘗至而異之荷儋墮地壞之徑去不顧適遇林宗見而因問曰壞甑可惜何以不顧客曰甑既已

破視之何益林宗賞其介矣因以知其德性謂必為美士勸令讀書遊學十年遂知名二府並辟不就東夏以為美賢

桓玄敗後殷仲文還為大司馬咨議意似二三非復往日大司馬府廳前有一老槐甚扶疎殷因月朔與眾在廳視槐良久歎曰槐樹婆娑無復生意晉安帝紀曰桓玄敗殷仲文歸京師高鎮軍長史自以其備從二后且以太信宜令引為鯤之徒皆疇昔之所附也今比肩同列常快然自失後果徙信安

殷仲文既素有名望自謂必當阿衡朝政忽作

○補

東陽太守意甚不平晉安帝紀曰仲文後為東陽愈憤怨乃與桓胤謀反遂伏誅仲文嘗照鏡不見頭俄而難及及之郡至富陽慨然歎曰看此山川形勢當復出一孫伯符孫策富春人故及此而歎

梁武每集文士策經史事時范雲南史曰范雲字彥龍南鄉舞陰人祖據之宋中書侍郎父抗郢府參軍雲六歲讀毛詩日誦九紙陳郡殷琰名知人見之曰公輔才也性機警有識善屬文下筆輒成時人疑其宿構仕齊為中郎銜命至梁梁武拜黃門侍郎與沈約參讚謀謀昆佐沈約之徒皆引大業官至散騎常侍吏部尚書短推長帝悅加其賞資曾策錦被事咸言已罄帝試呼問劉孝標劉時貧悴冗散忽請紙筆疏

十餘事坐客皆驚帝不覺失色自是惡之不復
 引見及孝標類苑成帝即命諸學士撰華林編
 略以高之竟不見用劉乃著辯命論以寄懷南
 日峻好學奇人無下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
 遠旦時或昏睡其頭髮及覺復讀時魏孝文
 選盡物望才學之徒咸見由擢峻兄弟不蒙選
 授齊永明中奔江南自以少未開悟晚更厲精
 聞有異書必往祈借清河崔樹祖謂之書淫於
 是博極羣書文藻秀出時竟陵王招學士峻因
 求為國職吏部尚書徐孝嗣抑而不用齊明帝
 時蕭遙欣引為府刑獄禮遇甚厚遙欣尋卒深
 天監初召入典校秘書閣坐私載禁物免官安成
 王遷荆州雅重峻引為戶曹參軍給其書籍使
 撰類苑未成復以疾去因遊東陽紫巖山築室
 居焉為山栖志其文甚美初梁武招文學之士

有高才者多被引進權貴以不次峻率性而動不
 能隨衆沉浮竟不見用乃著辯命論以寄懷論
 成中山劉沼致書難之几再反峻並為申析會
 沼卒不見峻後報者峻乃為書以序其事唐經
 籍志曰類苑一百
 二十卷劉孝標撰

補

孟浩然極為王右丞所知王待詔金鑾召浩然
 商較風雅上忽臨幸浩然錯愕伏床下王不敢
 隱因奏聞上欣然曰朕素聞其人因得召見上
 曰卿將得詩來否浩然奏曰臣偶不齋所業即
 命吟舊作浩然拜舞誦詩至不才明主棄上慙
 然曰卿自不求朕朕未嘗棄卿因放歸南山

歲莫歸南山詩曰北闕休上書南山歸弊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疎白髮催年老寺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窻虛

○補

令狐綯曾以舊事訪於溫庭筠庭筠答曰事出南華經非僻書也冀相公燮理之暇時宜覽古綯甚怒奏庭筠有才無行不許登第遂輒軻終身撫言曰開成中溫庭筠才名籍甚然罕物細行以文為貨識者鄙之唐詩紀事曰庭筠彥博裔孫與李商隱俱有名時號溫李

儉嗇

○ ○

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

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將少年能食之者持登詣園飽共噉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

如君李和既得唯笑而已

晉諸公贊曰嶠性不通治家富擬王公而

至儉將有犯義之名語林曰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詐核責錢故嶠婦弟上濟伐之也

○ 司徒王戎既貴且富區宅僮牧膏田水碓之屬

洛下無比契疏鞅掌每與夫人燭下散籌算計

晉諸公贊曰戎性簡要不治儀望自遇甚薄而產業過豐論者以為台輔之望不重王隱晉書曰戎好治生園田周遍天下翁媪二人常以象牙籌晝夜算計家資晉陽秋曰戎多殖財賄常若不足或謂戎故以此自晦也戴逵論之曰王戎晦默於危亂之際獲免憂禍既明且哲於是

王云晦默有道何至竹竹王前請田未恐不至

是

批黑世說補卷之十九

在矣或曰大臣用心豈其然乎達曰運有險易時有昏明如子之言則濂瑗季札之徒皆負責矣自古而觀豈一王戎也哉

○

衛江州在尋陽

永嘉流人名曰衛展字道奇河東安邑人祖列彭城護軍父韶

廣平令展光熙初除鷹揚將軍江州刺史有知舊人投之都不料理

唯餉王不留行一斤此人得餉便命駕

本草曰王不留

行生太山治金瘡除風久服之輕身李弘範聞之曰家舅刻薄乃

復驅使草木中興書曰李軌字弘範江夏人仕

度非弘範也

○○

郝公大聚飲有錢數千萬嘉賓意甚不同常朝

劉五吾見壽賀每有可喜

且問訊郝家法子弟不坐因倚語移時遂及財

貨事郝公曰汝正當欲得吾錢耳迺開庫一日

令任意用郝公始正謂損數百萬許嘉賓遂一

日乞與親友周旋略盡郝公聞之驚怪不能已

中興書曰超少卓犖而不羈有曠世之度

○補

夏侯豫州性極吝客晚忽好音樂有妓妾數十無

被服姿容客至嘗隔簾奏樂時呼簾為夏侯妓

衣南史曰夏侯亶字世龍譙郡譙人父詳天監元年徵為侍中亶仕至豫州刺史

汰侈

七古士克補卷之十九

三

補

劉威碩在蜀蜀志曰劉琰字威碩魯國人有風

厚親待之隨從周旋常為賓客然不豫車服飲

食號為侈靡侍妾數十能為聲樂悉教誦讀魯

靈光殿賦博物志曰王子山到魯賦靈光殿歸

王逸傳曰逸子延壽字文考少遊魯國作靈

光殿賦蔡邕亦造此賦見延壽所為遂輟翰

石崇每與王敦入學戲見顏原象顏回而歎曰

若與同升孔堂去人何必有間王曰不知餘人

云何子貢去卿差近石正色云士當令身名俱

泰何至以讒牘語人原憲以為戶牖

王云石尚有火

說不載豈謂更

速情突邪

石崇廁常有十餘婢侍列皆麗服藻飾置甲煎

粉沈香汁之屬無不畢備又與新衣箸令出客

多羞不能如廁王大將軍往脫故衣著新衣神

色傲然羣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語林曰

如廁見有絳紗帳大床茵褥甚麗兩婢持錦香

囊定遽及走即謂崇曰向誤入卿室內崇曰是

耳廁武帝嘗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並用瑠璃器婢

子百餘人皆綾羅綺襪以手擎飲食悉純肥美

異於常味帝怪而問之答曰以人乳飲帝甚

不平食未畢便去王后所未知作作羅

○○

王君夫晉諸公贊曰王愷字君夫東海人王肅

公之稱既自以外戚晉氏政寬又性至豪舊制

鳩不得過江為其羽櫟酒中必殺入愷為制

時得鳩於石崇而養之其大如鷲喙長尺餘純

食蛇虺司隸奏按愷崇詔悉原之即燒於都街

愷肆其意色無所忌憚有牛名八百里駁常瑩

為後軍將軍卒諡曰醜

其蹄角王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

牛以千萬對之君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

殺理便相然可令武子先射武子一起便破的

卻據胡椒叱左右速探牛心來須臾炙至一臠

劉云以此為快是略無惜吝意也要君夫殺之

便去相牛經曰牛經出甯戚傳百里奚漢世河

西薛公得其書以相牛千百不失本以負

重致遠木服輜輶故文不傳至魏世高堂生又

傳以與晉宣帝其後王愷得其書焉臣按其相

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曰陰虹者雙筋曰尾骨

屬頸甯戚所飯者也愷之牛其亦有陰虹也甯

戚經曰捶頭欲得高百體欲得細身欲健形欲

齡齡龍頭突目好眺又角欲得細身欲健形欲

石崇為客作豆粥咄嗟便辦恒冬天得韭萍菹

又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極晚

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

走不能及每以此三事為搯腕乃密貨崇帳下

都督及御車人問所以都督曰且至難覓唯豫
作熟末客至作白粥以投之非泔穢是搗韭根
雜以麥苗爾後問馭人牛所以馭馭人云牛本
不遲出將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馭
矣愷悉從之遂爭長石崇後聞皆殺告者晉諸
日崇性好俠與王愷競相誇衒也

○補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
成而味好晉諸公贊曰羊琇字稚舒泰山人通
日後富貴時見用作領護軍各十年世祖即位累遷左將軍持進

○補羊祖忻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掉歌兩曲甚有新

致樂府詩集曰侃有舞人張靜婉容色絕世侃嘗自造採蓮歌兩曲樂府謂之張靜婉採蓮

曲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著鹿

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

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

席上玉簪勅賚歌人王娥兒東宮亦賚歌者屈

偶之並妙畫音曲一時無對南史曰羊侃字祖

社仕魏侃少而環瑋身長七尺八寸膂力絕人嘗於兖州堯廟踞壁直上至五尋橫行得七跡

酒橋有數石人長八尺大十圍侃執以相擊悉皆破碎雅好文史帝嘗製武宴詩三十韻示侃

侃即席應詔。帝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絕，性豪侈，善音律。初赴衡州，於兩艦，舳舻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繡，盛設帷屏，列女樂，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綠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楊斐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飲酒，而好賔游，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木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侃聞了，不挂意，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侃憫喻，使還，待之如舊。

○補 韋陟厨中飲食香味錯雜，人人其中多飽飲而歸，時人為之語曰：人欲不飲，筋骨舒寅，緣須入郇公厨。唐書曰：陟字殷卿，安石子也。自幼風標峻整，安石尤愛之。早有台輔之望，襲封

郇國公為李林甫楊國忠所擠，中原兵起，鬱鬱不得志，乃歎曰：吾道窮於此乎？有志不伸，得非天命？因遭疾卒於號州。明皇雜錄曰：陟早以文學識度著，名善屬文，出入清顯，踐歷崇貴，自以門第本華，接物簡傲，未嘗與人款曲。

○補 李昌夔在荊州打獵，大修裝飾，其妻獨狐氏亦出女隊二千，人皆著紅紫繡襖子及錦鞍韉。

○補 段文昌唐書曰：文昌字墨卿，西河人。高祖志玄表授，被書長慶中，朝廷以文昌少在西蜀，詔授西川節度使，敬宗即位，徵拜刑部尚書，右僕射。富貴後，打金蓮花盆，盛水濯足，或規之，答曰：人生幾何，要酬平生不足也。續世說曰：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

其達也。揚歷顯重。出入將相。垂二十一年。服飾玩好。歌童妓女。苟悅於心。無所愛惜。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忿狷

○魏武有一妓。聲最清高。而情性酷惡。欲殺而愛。不欲置。則不堪。於是選百人。一時俱教。少時果有一人。聲及之。便殺惡性者。

○補

時苗魏略曰。苗字德胃。鉅鹿人。為大官。令領其郡中。正至於叙。人才不能寬大。然記人之短。雖在久遠。令壽春日。蔣濟作揚州。治中苗初。至謁濟。濟素嗜酒。適會其醉。不時見苗。苗恚恨。

○補

還刻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豎之墻下。旦夕射之。魏志曰。蔣濟字子通。楚國平阿人。官領車將軍。著萬機論。世說曰。濟隨司馬宜王屯洛水。浮橋濟書與曹爽。言宜王肯唯免官。而巳。爽誅滅。濟病其言之失。信發病卒。

虞仲翔放棄南方。吳志曰。翻性疎直。數有酒失。不持權去。乃起坐。權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抱權諫曰。大王以三爵之後。手殺善士。雖翻有罪。天下孰知之。且大主以容賢畜衆。海內望風。何故一朝棄之。權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大王欲與堯舜比隆。何得自喻於彼。由是得免權。又與張昭論神仙。翻指昭曰。彼皆死人。而語神仙。世豈有仙人也。權積怒。非遂徙翻交州。雖處罪放。而講學不。自恨疏節。骨體不媚。犯上獲。倦門徒常數百人。

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三五

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弔客
使天下一人知已者足以不恨

○○王藍田性急嘗食雞子以筋刺之不得使大怒
舉以擲地雞子於地圓轉未止仍下地以屐齒
蹙之又不得嗔甚復於地取內口中齧破即吐
之王右軍聞而大笑曰使安期有此性猶當無
一豪可論况藍田邪中興書曰述清貴簡正必
期述父也有名德也

王司州嘗乘雪往王螭許也司州言氣必有悟

逆於螭便作色不夷司州覺惡便輿床就之持
其臂曰汝語復足與老兄計按王氏譜胡之螭
是恬從祖兄也撥其手曰冷如鬼手馨彊來捉人臂

劉云平此識彦道

桓宣武與袁彥道樗蒲袁彥道齒不合遂厲色
擲去五木溫太真云見袁生遷怒知顏子為貴
論語曰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曰有顏
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

謝無奕性麤彊以事不相得自往數王藍田肆
言極罵王正色面壁不敢動半日謝去良久轉
頭問左右小吏曰去未答云已去然後復坐時

人歎其性急而能有所容。

○王凝之謝夫人既往王氏大薄疑之既還謝家
 意大不說太傅憐釋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身
 亦不惡汝何以恨迺爾答曰一門叔父則有阿
 大中郎羣從兄弟則有封胡暹末封胡謝韶小
 字。韶字。穆度萬子。車騎司馬。淵字。叔度。突第
 二子。義典太守。時人稱其尤。彥秀者。或曰。封胡
 暹末。封謂胡。暹謂玄。未謂韶。朗玄。不意天壤之
 淵一作胡。謂淵。暹謂玄。未謂韶也。中乃有王郎

○王令請謝公值習鑿齒已在坐當與併榻王從

倚不坐公引之與對榻去後語胡兒曰子敬實
 自清立但人為爾多矜咳殊足損其自然劉謙
 紀曰王獻之性甚
 整峻不交非類

○桓南郡小兒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鵝共鬪南郡
 鵝每不如甚以為忿乃夜往鵝欄間取諸兄弟
 鵝悉殺之既曉家人咸以驚駭云是變怪以白
 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怪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
 之

○補謝弘微至性寬博與人未嘗有悟末年嘗與友

人棋友人西南棋有死勢一客唱言西南風急或至覆舟其人悟而救之弘微大怒投局於地識者覺其有異未幾果卒南史曰弘微自幼精神詳審時然後言

○補

王彥深不為羣從所禮南史曰王蘊字彥深王為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撫刀曰龍泉雷次宗豫章記曰吳末亡恒有紫氣見要索問天文孔章曰惟斗牛之間有異氣是寶物也精在豫章豐城張華遂以孔章為豐城令至縣掘深二丈得玉匣長八尺開之得二劍一名龍泉一名太阿其夕斗牛氣不復見孔章乃留其一匣而進之劍至光曜燁燁若電發後張華遇害此劍飛入襄城水中孔章臨亡戒

其子恒以劍自隨後其子為建安從事經淺賴劍忽於腰間躍出遂視見二龍相隨焉阿越絕書曰楚王召風胡子而問之曰寡人聞乃令風胡子之區冶子寡人願請此二人作鐵劍因泰阿晉鄭聞而求之不得與師圍楚於是王引泰阿之劍登城而摩之三軍破敗士卒汝知迷惑流血千里江水揚折晉鄭之頭畢白汝知我者

○補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寺內所在齋前有故種花草甚美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為天也宋書曰蕭惠開

南蘭陵人蕭思話子也少有風氣涉獵文史官至少府加給事中

○補王融自恃人地三十內望為公輔夜直中書省
 歎曰作此寂寂使鄧禹笑入京觀漢記曰鄧禹字仲華以元功拜

○補虞玩之好臧否人物王仲寶常舉員外郎孔湯
南史曰湯字世遠會稽山陰人好典故學與王儉至交儉為相湯常謀議幄帳未明中為太子

○補員外郎孔瑄就仲寶求會稽五官仲寶方盥投
 皂莢於地曰卿鄉俗殊惡虞玩之至死煩入南史曰玩之東歸倫懷恨不出送朝廷無祖儀者中丞劉休與親知書曰虞公散髮海隅同古人之

美而東都之送殊不諱藹

○補丘車騎初領驍騎將軍不樂武位謂人曰我還
 東掘顧榮冢江南地方數千里士子風流皆出
 此中顧忽引諸僮渡妨我輩塗轍陸廣微吳地

吳縣東南二十里姑蘇志曰寔在葑門東六里

○補梅侍讀晚年躁於祿位而病足常撫其足而詈
 之曰是有鬼令我不至兩府者汝也宋史曰昌言宣城人少好學有辭辯進士及第歷龍圖直學士侍讀學士給事中病足出知許州故事侍讀學士無出外者天禧中張知白罷參政領此職始出知大名府非歷二府而出者自詢始

世說新語卷之十九

三十九

讒險

○袁悅有口才。能短能長。亦有精理。始作謝玄參軍。頗被禮遇。後丁艱。服除。還都。唯齋戰國策而已。語人曰：少年時讀論語老子。又看莊易。此皆是病痛事。當何所益邪？天下要物。正有戰國策。既下說司馬孝文王大見親待。幾亂機軸。俄而見誅。袁氏譜曰：悅字元禮。陳郡陽夏人。父朗。給事中。化至驃騎各義。太元中。悅有寵於會稽王。每勸專聽朝權。王頗納其言。王恭聞其說。言於孝武。乃託以它罪殺悅於市中。既而朋黨同異之聲播於朝野矣。

王緒數讒殷荊州於王國寶。殷甚患之。求術於王東亭曰：卿但數詣王緒。往輒屏人。因論他事。如此則二王之好離矣。殷從之。國寶見王緒問曰：比與仲堪屏人何所道？緒云：故是常往來。無它所論。國寶謂緒於已有隱果情。好日踈。讒言以息。按國寶得寵於會稽王。由緒獲進。同惡相成。離隙而

○補
盧杞忌張鎰。剛直欲去之。時朱泚以盧龍卒戍鳳翔。帝擇入代之。杞即謬曰：鳳翔將校班秩素

高非宰相信臣不可鎮撫臣宜行帝不許杞復
 曰陛下必以臣容貌寢陋不為三軍所信恐後
 生變臣不敢自謀惟陛下擇之帝乃顧鎰曰文
 武兼資望重內外無易卿者為朕撫盧龍土乃
 以中書侍郎為鳳翔隴右節度鎰知為杞陰中
 然辭窮因再拜受詔唐書曰張鎰字季權朔方
 表為元帥判官累遷殿中侍御史華原令盧
 得罪鎰按驗縱當免官有司承風以死論鎰曰
 母曰默則負官言則為大夫夫人憂敢問所安毋
 日兒毋累於道吾所安遂執正其罪鎰貶撫州
 司戶參軍徙晉陵令歷中書侍郎同平章政事
 盧杞忌鎰剛直擠之以為鳳翔節度使帝幸奉

天鎰聲家貴將自獻行在營將季楚琳作亂遂
 遇害史臣曰鎰暴忠王室為姦賊所乘躬可殞
 而名與嵩
 岱等矣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十九終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宋	梁	宋	明		
				劉義慶	劉孝標	劉辰翁	何良俊	王世貞	王世懋
				撰	注	批	增	刪定	批釋
								李贄	張文柱
								批點	校注

尤悔

○補曹公聞丁正禮才美欲以愛女妻之魏略曰丁儀字正禮

沛郡人父冲宿與太祖親以問五官將

善儀有文才太祖辟為掾曰女人觀貌而正禮目眇恐愛女未必悅也不

如與伏波子懋魏志曰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

子懋太祖以女妻之即清河公主魏略曰懋字

西將軍都督關中太祖從之尋辟正禮為掾及與論議

嘉其才朗曰下掾好士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

女何況但眇是兒快我

○魏文帝忌弟任城王驍壯因在下太后問共圍

劉云不安得為人太后所以不哭也

棊竝噉棗文帝以毒置諸棗帶中自選可食者

而進王弗悟遂禳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

帝預敕左右毀鉢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

臧遂卒魏略曰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太祖下太

與麾百餘人突虜而走太祖聞曰我黃須兒

可用也魏志春秋曰黃初三年彰來朝初彰問

即得見有此忿懼而暴薨復欲害東阿太后曰

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魏志方伎傳

夢周宣吾夢磨錢文欲滅而愈更明何謂宣悵

然不對帝固問之宣曰陛下家事雖欲爾而太

七古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弟植之罪，是以欲滅更明。耳帝欲治。

陸平原河橋敗為盧志所讒被誅。王隱晉書曰：成都王穎討

長沙王乂使陸為都督前鋒諸軍事。機別傳曰：成都王長史盧志與機弟雲趣舍不同。又黃門

孟玖求為邯鄲令於穎。穎教付雲。雲時為左司馬。曰：刑餘之人不可以君民。玖聞此怨雲。與志

讒構。曰：至及機於七里澗大敗。玖誣機謀反。所

致穎乃使牽秀斬機。先是夕夢黑幔繞車。手決

不開。惡之。明且秀兵奄至。機解戎服著衣帽。見

秀容貌自若。遂見害。時年四十三。軍士莫不流

涕。是日天地霧合。大風折木。平地尺雪。干寶晉

紀曰：初陸抗誅步闡。百口皆盡。有識尤之。及機

雲見害。三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八王故事

由拳縣郊外野也。有清泉茂林。吳平後陸機兄

弟共遊於此。十餘年。吳郡圖經曰：華亭本嘉善

族無遺。臨刑歎曰：欲聞華亭鶴唳。八王故事

縣地天寶十年置。可復得乎。語林曰：機為河北

因華亭谷為名。不如華亭。都督聞警。角之聲

謂孫承。承曰：聞此。不如華亭。鶴唳。故臨刑而有此嘆。

陸平原在洛夏月。忽思齋東頭竹篠中飲。語劉

寶曰：吾思鄉轉深矣。

王導溫嶠俱見明帝。帝問溫：前世所以得天

之由。溫未答。頃王曰：溫嶠年少未諳。臣為陛下

陳之。王廼具叙宣王創業之始。誅夷名族。籠樹

同已。及文王之末。高貴鄉公事。宣王創業。誅曹

爽。任蔣濟之流也。明帝聞之。覆面著牀。曰：若如公言。祚安得

如此
魏三世將忌

長

王大將軍起事丞相兄弟請闕謝周侯深憂諸王始入甚有憂色丞相呼周侯曰百口委卿周直過不應既入苦相存救既釋周大說飲酒及出諸王故在門周曰今年殺諸賊奴當取金印如斗大繫肘後大將軍至石頭問丞相曰周侯可為三公丞相不答又問可為尚書令不又不應因云如此唯當殺之耳復默然逮周侯被害丞相後知周侯救已嘆曰我不殺周侯周侯

劉云缺以為丞相解紛

劉云初不自知才品功業所稱二千石不自足以躁死

由我而死幽室中負此人

虞預晉書曰敦克京邑參軍曰濟諸敦曰

周顛戴淵昔有名望足以惑眾視近日之言無慚懼之色若不除之役將未敢也敦即然遂害淵顛初為臺則淵執上官素有高氣以倚小器待之故售其說焉

庾公欲起周子南子南執辭愈固庾每詣周庾從南門入周從後門出庾嘗一往奄至周不死去相對終日庾從周索食周出蔬食庾亦置飯極歡并語世故約相推引同佐世之任既仕至將軍二千石

潯陽記曰周邵字子南與南陽翟翟周之風束帶躡履而詣焉聞庾至轉避之亮復密往值邵彈鳥於林因前與語還便云此人

北占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可起即拔為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其集載於邵
書曰。西陽一郡戶口差實非履道真純何以鎮
其流遁詢之朝野。僉曰。足下。今具上表請足下臨之無讓而不稱意中宵惟
然曰大丈夫乃為庾元規所賣一嘆遂發背而
卒。

王云非註幾不
駕頭作何語

王大將軍於眾坐中曰。諸周由來未有作三公
者。有人答曰。唯周侯邑五馬領頭而不克。太將
軍曰。我與周洛下相遇。一向頓盡。值世紛紜。遂
至於此。因為流涕。鄧粲晉紀曰。王敦參軍。有於
敦坐。擣蒲。臨當成。都馬頭被
殺。因謂曰。周家奕世令望。而位不至三公。伯仁
垂作而不果。有似下官。此馬敦慨然流涕曰。伯

王云思曠如此
後同足道

〇〇

仁總角時與予東官相遇。一面披衿便許之。二
司何圖不幸王法所裁。懷愴之深。言何能盡。
阮思曠奉大法敬信甚至。太兒年未弱冠。忽被
篤疾。阮氏譜曰。曠字彥倫。裕
長子也。仕至州主簿。兒既是偏所愛重
為之祈請。三寶晝夜不懈。謂至誠有感者。必當
蒙祐。而兒遂不濟。於是結恨。釋氏宿命都除。阮
公智識。必無此弊。脫此非誤。何其惑歟。夫文王
期盡聖子。不能駐其年。釋種誅夷。神力無以延
其命。故業有定限。報不可移。若請禱而望其靈
匪驗。而忽其道。固陋之徒耳。豈可以言神明之
智者。

又云註理高但
人幾不可必

劉云此等較有
奇仰大勝史筆

桓公臥語曰。作此寂寂。將為文景所笑。既而屈

批點七言詩存卷之二

王云曲盡奸雄
畫悲然自非當
人語

人云文景司馬
師兄弟也

起坐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亦不足復遺臭萬載

邪。續晉陽秋曰。桓温既以雄武專朝任兼將相。其不臣之心。形于音迹。曾臥對親僚撫枕而

起。曰。為爾寂寂。為文景所笑。衆莫敢對。

補桓公初報破殷荊州周祗隆安記曰。仲堪以人

代已。遣道人竺僧然齎寶物遺相王。寵幸。曾謀。嫌尼左右。以罪狀。玄玄知其謀而擊滅之。

論語至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不以其道得之不

處。孔安國注曰。不以其道。玄意色甚惡。

補孔熙先與范曄同遊下獄被責望風吐款辭氣

不撓上奇其才遣入慰勞之曰以卿之才而滯

於集書省。理應有異志。又詰責前吏部尚書何

尚之曰使孔熙先年三十作散騎郎那不作賊

宋書曰。魯國孔熙先博學有縱橫才。志為員外。散騎侍郎。久不調。初熙先父默之為廣州刺史。以賊貨下廷尉。彭城王義康保持之。義康被黜。熙先密懷報効。以曄志意不滿。欲引之與曄。故為不敵。輸物甚多。曄既利其財寶。又愛其技。遂由莫逆之好。熙先素善天文。云文帝必以非道。晏駕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以為義康當之。遂同搆逆謀。會徐湛之上表告狀。詔收。並皆款服。

補陸鴻漸與常伯能皆精茶理范攄雲。溪友議曰。鴻漸嘗為茶論說。

茶之功效。并前茶炙茶之法。造茶具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宋

七古世說新語卷之二

補 能者因羽論復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羽

慰江南劉胸唐書曰李季卿丞相適之子也羽 夫奉使江淮宣慰振拔幽

能善茶季卿請為之伯熊著黃帳衫烏紗幘手

執茶器口通茶名區分指點左右刮日茶熟茶

為歎兩杯既到江外復請鴻漸為之鴻漸身衣

野服隨茶具而入如伯熊故事李公心鄙之茶

畢命拏取錢三十文酬博士鴻漸夙遊江介通

狎勝流及此羞愧遂著毀茶論張又新煎茶水

潤州至維揚逢陸處上鴻漸李素孰陸名有傾

蓋之歡因過揚子驛李曰陸君善於茶蓋天下

聞名矣况揚子南零水又殊絕命軍士整瓶深

誦南零水至陸曰非南零者傾之至平陸遠

日自此南零者矣使犬駭曰某自南零齎至

舟蕩覆半挹岷水增之處士神鑿其敢隱焉李

與賓從皆大駭愕李因問歷處之水陸曰楚

水第一晉水最下李因命筆口授而次第之

紕漏

補 陳壽將為國志晉書曰陳壽字承祚巴西安漢

史父喪有疾使婢丸藥鄉黨以為貶議坐是沉

滯者累年張華愛其本以為壽雖不達嫌原情

不至貶廢舉孝謂丁梁州曰若覓千斛米見借

廉除佐著作郎當為尊公作佳傳丁不與米遂不為立傳文士

丁廙字敬禮少有才博學洽聞建安中為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苗疾天性仁孝發於自然而聰明智達其始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當今天下賢才皆願從其游而為之歎實天命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受無躬之福也欲以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所以興衰天下所以存亡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廙聞知臣莫若君知子莫若父至於君不論明闇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子者向蓋由相知非一事一物相盡非一朝一夕况明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永安之言此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時論以之於萬世也廙敢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時論以此少之晉書曰壽撰三國志時人稱其善敘事亮誅譏髮其父頭亮子瞻又輕壽故壽撰蜀志作諸葛評曰亮連年動眾而無成功蓋應變將

略非其梁州是敬禮子

○補

明帝函封詔與庾公信誤致於王丞相丞相開

詔末云勿使冷城公知丞相居冷城故丞相既

視表答曰伏讀明詔似不在臣臣開臣閉無有

見若明帝甚愧數月不敢見王公

○任育長年少時甚有令名武帝崩選百二十挽

郎一時之秀彥育長亦在其中王安豐選女婿

從挽郎揆其勝者且擇取四人任猶在其中童

少時神明可愛時人謂育長影亦好自過江便

劉云下飲謂設
茶也人才失亦
此比甚多

失志王丞相請先度時賢共至石頭迎之猶作
疇日相待一見便覺有異坐席竟下飲便問人
云此為茶為茗覺有異色乃自申明云向問飲
為熱為冷耳嘗行從棺邸下度流涕悲哀王丞
相聞之曰此是有情癡晉百官名曰任瞻字育
長樂安人父魏少府卿

王云彭蠡食之
乃不吐此便非
實錄

瞻歷謁者僕射
都尉天門太守
蔡司徒渡江見彭蠡大喜曰蟹有八足加以二
螯合烹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向謝仁
祖說此事謝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勸學歎或

禮勸學篇曰蟹二螯八足非蛇蠘之究無所寄
託者用其心躁也故蔡邕為勸學章取義焉爾雅
曰蝟蟬小者勞節彭蠡也似蟹亦小今彭蠡小
於蟹而大於彭蠡節爾雅所謂蝟蟬也然此三
物皆八足二螯而狀其相類蔡謨不精也
其小大食而致弊故謂讀爾雅不熟也

○王敦初尚主敦尚武帝女舞如廁見漆相盛乾
棗本以塞鼻王謂廁上亦下果食遂至盡既還
婢擎金澡盤盛水瑠璃盥盛澡豆因倒著水中
而飲之謂是乾飯羣婢莫不掩口而笑之

○王大喪後朝論或云國寶應作荊州晉安帝紀
曰王忱死
會稽王欲以國寶代之國寶主簿夜自白事云
孝武中詔用仲堪乃止

荆州事已行國寶大喜而夜開閣喚綱紀話勢雖不及作荆州而意色甚恬曉遣參問都無此事即喚主簿數之曰卿何以誤人事邪

○

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殷氏殷師字師子祖識父融並有名師至驃騎咨議生仲堪續晉陽秋曰仲堪父曾有失心病仲堪腰不解帶彌年父卒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臣進退唯谷也大雅詩也毛公注曰谷弱也

○補

劉承胤少有淹雅之度王庾溫諸公素與周旋

聞其至共載看之劉倚被囊了不與三人言神

味亦不相酬俄頃賓退王庾甚恠此意溫曰承

胤奸賄新下必有珍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

果見向囊皆珍玩正與胡父詣賈晉書曰劉胤字承胤東萊掖人美姿容善自任遇父結時家名著海岱間

王敦素與交請為右司馬胤知敦有不臣心稱疾不視事作敦意出為豫章太守咸和初加散騎常侍歷平南將軍江州刺史位任轉高除豪

○

謝虎子嘗上屋熏鼠虎子據小字據字玄道尚書哀第二子年三十三

胡兒既無由知父為此事聞人道癡人有作此

者戲笑之時道此非復一過太傅既了已之不
知因其言次語胡兒曰世人以此謔中郎亦言
我共作此中郎據也章仲友按世有兄弟二人則謂第二者今謂昆弟有二人以據為中即未可解當由有三時以中為稱因仍不改也胡兒懊熱一月日
閉齋不出六傳虛託引已之過以相開悟或謂
德教

王云意氣二字
景新
劉云此謔字
孫必羞也

虞嘯父為孝武侍中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初
不聞有所獻答虞家富春近海謂帝望其意氣
對曰天時尚煖製魚蝦鮓未可致尋當有所上

獻帝撫掌大笑中興書曰嘯父會稽人光祿澤陽之孫右將軍純之子少歷顯位

與王獻同發為庶人義旗初為會稽內史

○補 宋武帝嘗稱謝超宗殊有鳳毛右衛將軍劉道
隆在坐出候超宗曰聞君有異物欲覓一見謝
曰懸磬之室何得異物耶道隆武人正觸其父
諱曰方侍宴至尊說君有鳳毛謝徒跣還內道
隆謂檢覓鳳毛至暗待不得乃去超宗父
○補 何敬容在選日嘗有一客詣之此人姓吉敬容
問之曰卿與丙吉遠近答曰如明公之與蕭何

南史曰敬容職任
隆重而淺於學術

○補

祖孝徵放縱不羈

北史曰祖珽字孝徵瑩之子也神情機警言詞藻道逸起家

秘書郎性疎率不能廉慎嘗守倉曹受山東課輸大交綾并連珠孔雀羅等百疋令諸姬採擷

補調新曲招城市年少歌舞為娛遊諸娼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諸人為聲色之遊

曾至交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酒遂藏銅壘二

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孝徵懷中探得

問見錄曰魏神

武嘗宴僚屬於坐失金印羅寶太后令飲者皆脫帽果在孝徵髻中見者以為深耻孝徵怡然

不

○補

貞觀中尚藥奏求杜若

爾雅曰杜若土鹵廣雅曰楚蘅也范子計然曰

杜若生南郡漢中 敕下度支有省郎以謝眺詩云芳洲

生杜若眺懷故人詩曰芳洲乃委坊州貢之本

州曹官判云坊州不出杜若應由讀謝眺詩誤

華省名郎作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入邪

史記曰太微宮後 太宗聞之改授雍州司法

補

褚遂良

唐書曰遂良散騎常侍亮之子博涉文

中歷秘書郎諫議大夫歐陽詢甚重之貞觀

采納高宗册立武昭儀固執不從貶潭州都督

其父亮尚在乃別開門敕嘗有賜遂良使者由

正門入亮出曰渠自有門唐詩紀事曰褚亮字希明錢塘人警敏工

為詩。貞觀中為散騎常侍。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宮城西開弘文館。與房玄齡等並以奉宮為李

補元絳知福州日有吏白事公問如何行遣吏對

合依元絳指揮公曰元絳未嘗指揮公名絳吏

悚而退東都事略曰元絳字厚之杭州錢塘人舉進士除著作佐郎出知鄞州召為翰

林李士卒謚章簡

○補韓景是吏部子雖教有義方而性頗闇劣嘗為

集賢校理史傳有金根車蔡中郎獨斷曰永安七年建金根根

御車皆一轅或四馬或六馬金根箱輪皆以金兩臂前後刻金以作龍虎鳥龜形景以

為誤悉改為銀唐書曰愈下景亦登進士第

○補紹聖間馬從一監南京排斫司適漕使至隨眾

迎謁漕一見即怒叱之曰聞汝不職未欲按汝

尚敢來見邪從一惶恐自陳湖湘人迎親竊祿

求哀不已漕察其語南音也乃稍霽威云湖南

亦有司馬氏乎從一答曰某姓馬監排斫司耳

漕乃微笑曰然則勉力職事可也初蓋誤認為

溫公東都事略曰司馬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位至丞相忠信孝友恭儉正直出於天性

自少及老語未嘗妄其好學如飢之嗜食於財利紛華如惡惡臭誠心自然天下信之於學無

所不通卒贈温族八故欲害之自是從一刺謁

但稱監南京排斥而已傳者皆以為笑宋史曰

大皇太后臨政起光為門下侍郎是時天下

自以觀新政而議者猶謂三年無改於父之道

但毛舉細事稍塞人言光曰先帝之法百世不

可變也若安石惠卿所建為天下害者改之當

如採焚拯溺况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

眾議甫定遂罷保甲團教不復置保馬廢市易

法所儲物皆鬻之不取息除民所欠錢京東鐵

錢及茶鹽之法皆復其舊或謂光曰熙豐舊臣

多儉巧小人他日有以父子義聞上則禍作矣

光正色曰天若祐宗社必無此事於是天下釋

然至紹聖初御史周秩首論光誣謗先帝盡廢

其法章惇蔡卞請發冢斲棺帝不許乃令奪贈

謚什所立碑追貶崖州司戶參軍蔡京擅政復

降正議大夫京撰姦黨碑令郡國皆刻石石工

安民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知司馬

相公者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姦邪民不忍刻

也府官怒欲加罪泣曰被役不敢辭

乞免備安民二字於石未聞者愧之

補金主亮南侵金史曰廢帝海陵庶人名亮劉錡

六十萬自將南來彌望命葉義問視師江上

數十里不斷如銀壁義問素不

曰義問字審言嚴州壽昌人建炎初

進士官吏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

習軍旅會劉錡捷書至讀之至金賊又添生兵

顧問吏曰生兵是何物聞者掩口宋史曰劉錡

軍人瀘州節度使仲武第九子也美儀狀善射

聲如洪鐘張浚一見奇其才以為涇原經略使

擢汜東路副總管江淮浙西制置使禦金師屢

戰克捷金主亮之南也下令有敢言錡姓名者

此點世說補卷之二十一

罪不赦。拔舉南朝諸將，問其下孰敢當者，皆隨姓名。其答如響。至錡，莫有應者。金主曰：吾嘗病，不能成功。

感溺

○魏甄后惠而有色，先為袁熙妻，甚獲寵。曹公之

屠鄴也，令疾召甄，左右白：「五官中郎已將去。」公

曰：「今年破賊，正為奴。」魏略曰：建安中，袁紹為中

在幽州，甄留侍姑。及鄴城破，五官將從而入紹

舍，見甄怖，以頭伏。姑鄰上五官將，謂紹妻袁氏

人扶甄，令舉頭，見其色，非凡稱嘆之。太祖聞其

意，遂為迎娶。擅室數歲，世語曰：太祖下鄴，文帝

先入，袁尚府見婦，人被髮垢面，垂涕立。紹妻劉

後，文帝問知是熙妻，使令攬髮，以袖拭面，姿貌

絕倫。既過，劉謂甄曰：「不復死矣，遂納之，有子。」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

冷還，以身熨之。婦亡，奉倩後少時亦卒。以是獲

譏於世。蔡別傳曰：蔡常以婦人才智不足，論自

於是聘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歷年後，婦

病亡，未殯，傅嘏往，察察不明，而神傷。嘏問曰：

「婦人才色並茂，為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

遇也。何哀之甚？」蔡曰：「佳人難再得，顧逝者不能

有傾城之異，然未可易遇也。痛悼不能已。歲

餘亦亡。亡時年二十九。蔡簡貴，不與常人交接。

所交者，一時俊傑。至葬，夕赴期者，裁十餘人。悉

燕婉，自喪，然有識。奉倩曰：婦人德不足，稱當以

色為主裴令聞之曰此乃是興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後人未昧此語何劭論蔡曰仲尼稱有德者有言而荀蔡減於是力顧所言有餘而識不足

○ ○ 王安豐婦常卿安豐安豐曰婦人卿壻於禮為不敬後勿復爾婦曰親卿愛卿是以卿卿我不

卿卿誰當卿卿遂恒聽之

○ ○ 賈公問克別傳曰克父適晚有子故名曰克字公問言後必有克間之異後妻

郭氏酷妒有男兒名黎民生載周克自外還乳母抱兒在中庭兒見克喜踊克就乳母手中鳴

列云周歲也

之郭遙望見謂克愛乳母即殺之兒悲思啼泣

不飲他乳遂死郭後終無子晉諸公贊云郭氏即賈后母也為性

高朗知后無子甚憂愛愍懷每勸厲之臨亡誨

賈后令盡意於太子曰甚切至趙充華及賈謐

母並勿令出入官中又曰此皆亂汝事后不能

用終至誅夷臣按傳暢此言則郭氏賢明婦人

地尚冷賈后撫愛愍懷豈當縱其妬悍自

斃其子然則物我不同或老壯情異乎

○ 補謝太傅劉夫人性忌不令公有別房公既深好

聲樂後遂頗欲立妓妾兄子外生輩微達此旨

共問訊劉夫人因方便稱關雎螽斯有不忘之

德夫人知以諷已乃問誰撰此詩云是周公夫

人曰周公是男子相為耳若使周姓撰詩當無此言。詩小序曰閔睢后妃之德也。魯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魯斯不如此則子孫衆多也。

○ ○ 韓壽美姿容賈克辟以為祿克每聚會賈女於青樂中看見壽說之恒懷存想發於吟咏後婢往壽家具述如此并言女光麗壽聞之心動遂請婢潛脩音問及期往宿壽躡捷絕入踰牆而入家中莫知。晉諸公贊曰壽字德真南陽栳陽人曾祖暨魏司徒有高行壽敦家風性忠厚豈有若斯之事諸書無聞唯見世說自未可信自是克覺女盛自

拂拭說暢有異於常後會諸吏聞壽有奇香之

氣是外國所貢一著人則歷月不歇。十洲記曰漢武帝時西域月氏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燒之芳氣經三月不散蓋此香也克

計武帝唯賜已及陳騫餘家無此香疑壽與女

通而垣墻重密門閤急峻何由得爾乃託言有盜令入修墻使反曰其餘無異唯東北角如有

人跡而墻高非人所踰克乃取女左右婢考問

即以狀對克祕之以女妻壽。郭子謂與韓壽通以妻壽未嫁而女亡壽因娶買氏故世因傳是克女

○補劉道真子婦始入門遣婢虔劉聊之甚苦婢固不從劉乃下地叩頭婢懼而從之明日語人曰手推故是神物一下而婢子服淫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貨蔡公謂之雷尚書語林曰雷有寵生恬洽

○補范汪至能嗽梅有人致一斛奩須臾嗽盡

○補劉邕南史曰邕穆之子愛食瘡痂以為味似鰓

鰓穆之傳曰邕嘗詣孟靈休靈休先患疥瘡痂落在牀邕取食之靈休大驚痂未落者悉禿取食之去靈休與何最書曰劉邕向顧見嗽遂髮体流血

○補何休之性好潔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過猶恨

不足人稱為水淫梁書曰何休之字士威廬江人豫州刺史惲六世孫祖

劭之宋員外散騎常侍父歆齊奉朝請休之父好三禮師心獨學彊力專精手不釋卷讀禮論二百篇略皆上口起家揚州從事仍為總明館學士仕梁至尚書左丞

○補玄宗不好琴嘗一聽弄未畢叱琴者出謂內侍

曰速冷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段安節樂府雜錄曰明皇

好羯鼓有汝陽王花奴尤善此伎時戴冠縉帽子上安葵花曲終花不落黔帥南卓有羯鼓錄具述其事

○補李納性辯急酷尚奕碁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

有時躁怒家人輩則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觀便

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志唐書曰李納平盧淄清節度使

○補宋子京多內寵後庭曳羅綺者甚眾嘗宴於錦

江微寒命取半臂諸婢各送一枚凡十餘枚皆

至于京視之茫然恐有厚薄之嫌竟不敢服恐凍而歸

○補米元章在真州嘗謁蔡攸於舟中攸出右軍王

略帖示之元章驚歎求以他畫易之攸有難色

元章曰若不見從某即投此江歿矣因大呼據

船舷欲墮攸遂與之宋史曰蔡攸字君安京長子也除秘書郎加龍圖學

士兼侍讀史局官僚百人多三館傳遊而攸用大臣子領袖其間權不知學上論不與靖康元年安置

永州

仇隙

○補獻帝嘗晏見孔文舉與郝鴻豫司馬彪續漢書曰郝慮字鴻豫

山陽高平人少受學於鄭玄問文舉曰鴻豫何所優長文舉

言可與適道未可與權鴻豫舉笏曰融昔宰北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海政散人流其權安在遂與文學互相短長范

漢書曰操以孔融論建勸廣慮鯁太業都慮承
望風旨以徵法奏免融官因顯明讐怨操書激
厲融曰蓋聞唐虞之朝有克讓之臣故麟鳳來
而頌聲作也後世德薄猶殺身為君破家為國
及至其敝睡眦之怨必讐一餐之惠必報故死
錯念國選禍於袁盎屈平悼楚受譖於椒蘭彭
寵傾亂起自朱浮劉禹威損失於宗馮由此言
之喜怒怨愛禍福所因可不慎與昔廉藺小國
之臣猶能相下冠賈倉卒武夫屈節崇奸光武
不問伯升之怨齊侯不疑射鈞之虜夫立大操
者豈累細故哉往聞二君有執法之平以為小
介當收舊好而怨毒漸積志相危害聞之憮然
中夜而起昔國家東遷文舉盛嘆鴻豫名實相
副綜達經學出於鄭玄又明司馬法鴻豫亦稱
文舉奇逸博聞誠怪今者與始相違孤與文學
既非舊好又於鴻豫亦無恩紀然願人之相美

不樂人之相傷是以區區思協歡好又知二君
羣小所構孤為入臣進不能風化海內退不能
建德和人然撫養戰士殺身為國破浮華交會
之徒計有餘矣融報曰猥惠書教告所不逮融
與鴻豫州里比鄰知之最早雖嘗陳其功美欲
以厚於見私信於為國不求其覆過掩惡有罪
望不坐也前者黜退歡欣受之昔趙宣子朝登
韓厥夕被其戮喜而求賀况無彼人之功而
枉當官之平哉忠非三閭智非臯錯竊位為
免罪為幸乃使餘論遠聞所以慚懼也宋彭元
賈為世壯士愛護相攻能為國憂至於輕弱薄
劣猶見蟲之相齧適足還害其身誠無所不至也
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為不如心競
性既遲緩與人無傷雖出勝下之負榆夫之辱
不知與滅之於已猶蚊蚋之過也子產謂人心
不相似或矜勢者欲以取勝為榮不念宋人待
四海之客大鑪不欲冷酒酸也至於屈殺巨瓠
堅而無竅當以無用罪之耳他者奉尊嚴教不

敢失隆。都為故吏。融所推進。趙衰之拔。卻毅不

輕公叔之升。臣也。知同其愛。訓誨發中。雖懿伯
之忌。猶不得念。况恃舊交。而欲自
外於賢吏哉。輒布腹心。修好如初。

孫秀既恨石崇。不與綠珠。于寶晉紀曰。石崇有
妓人綠珠。美而工笛。

孫秀使人求之。崇別館北邙下。方登涼觀。臨清
水。使者以告。崇出其婢妾數十人。以示之。曰。任
所以擇使者。曰。本受命者。指綠珠也。未識孰是。
崇勃然曰。綠珠吾所愛。不可得也。使者曰。君侯
博古知今。察遠照邇。願加一思。崇
不然。使者已出。又反崇竟不許。又憾潘岳昔

遇之。不以禮。後秀為中書令。岳省內見之。因喚
曰。孫令。憶疇昔周旋。不秀曰。中心藏之。何日忘
之。岳於是始知必不免。上隱晉書曰。岳父文德
為琅邪太守。孫秀為小

吏給使。岳數蹴謝秀。後收石崇歐陽堅石同日

而不以及遇之也。收岳時人為之語曰。渤海赫赫。歐陽堅石。初建

為馮翊太守。趙王倫為征西將軍。孫秀為腹心。撓亂關中。建每匡正。由是有隙。王隱晉書曰。石

崇潘岳與賈謐相友善。及謐廢。懼終見危。與淮
南王謀誅倫。事泄。收崇及親。皆以上皆斬之。初

岳母誡岳。以止足之道。及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崇家河北。收者至。曰。吾不過流徙。交廣耳。及東

載東市。始嘆曰。奴輩利吾家之財。收崇不能答。石先送
人曰。知財為害。何不蚤散。崇不能答。石先送

市亦不相知。潘後至。石謂潘曰。安仁卿亦復爾

邪。潘曰。可謂白首同所歸。語林曰。潘石同刑。東

英雄。卿復何為。潘曰。後潘金谷集詩云。投分寄
土填溝壑。餘波來及人。

世說新語卷之二十一

三十一

石友白首同所歸乃成其讖

劉瓛當即劉興兄弟少時為王愷所憎嘗召二人宿

欲默除之令作阮阮畢聖加害矣石崇素與瓛

現善聞就愷宿知當有變便夜往詣愷問二劉

所在愷卒迫不得諱答云在後齋中眠石便徑

入自牽出同車而去語曰少年何以輕就入宿

劉粲晉紀曰瓛與兄興皆知名遊權貴之間當世以為豪傑

王東亭與王孝伯語後漸異孝伯謂東亭曰卿

便不可復測答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

終云何耳漢書曰呂后欲王諸呂問右相王陵出讓平平曰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瓛曰比日視

氏君不如臣晉安帝紀曰初王恭赴山陵欲執國寶王珣固諫之乃止既而恭謂瓛曰比日視

君一似胡廣瓛曰王陵廷爭陳平從默但問克終如何也

王孝伯歿縣其首於大桁司馬太傅命駕出至

標所孰視首曰卿何故趣欲殺我邪續晉陽秋

懼禍難抗表起兵於是遣左將軍謝琰討恭恭

敗走曲阿為湖浦尉所擒初道于與恭善於載

出都面相折數聞西軍之逼乃令於兒塘斬之梟首於東桁也

桓玄將篡桓脩欲因玄在脩母許襲之庾夫人

云汝等近過我餘年我養之不忍見行此事桓

譜曰桓冲後娶桓川庾茂女字姚晉安帝紀曰脩少為玄所侮言論常鄙之脩深憾焉密有圖

玄之意脩母曰靈寶視我如母汝等何忍骨肉相圖脩乃止

王太將軍執司馬愨王夜遣世將載王於車而

殺之當時不盡知也晉陽秋曰司馬承字元敬

刺史路過武昌王敦與燕會酒酣謂承曰大王為實佳士非將御之才對曰馬知鈗力不能割乎敦將謀逆召承為軍司馬承嘆曰吾其死矣地荒民解勢孤援絕赴君難忠也死主事義也死忠與義又何求焉乃馳檄諸郡承赴義敦遣從母弟魏又攻承王廙使賊迎之薨於車敦既滅追贈驃騎謚曰愨王雖愨王家亦未之皆悉而無忌見

弟皆稱無忌別傳曰無忌字公壽承子也才器兼濟有文武幹襲封譙王衛軍將軍

王胡之與無忌長甚相暱胡之嘗共遊無忌入

告母請為饌母流涕曰王敦昔肆酷汝父假手

世將司馬氏譜曰承娶南陽趙氏女吾所以積年不告汝者王

氏門彊汝兄弟尚幼不欲使此聲著益以避禍

耳無忌驚號抽刃而出胡之已去遠

謝玄暉頗輕江祐南史曰祐字弘業濟陽考城人祖遵寧朔參軍父德驎司

徒右長史祐仕至待中中書令受遺輔政為東昏所誅祐嘗詣玄暉玄暉

因言有一詩呼左右取既而復停祐問其故云

定復不急。祜以為輕已。南史曰：祜嘗與弟昶、劉

曰：可謂帶二江之風流。後遂構害玄暉。南史曰：東昏失

德江祜欲立始安王，致意於眺。眺自以受明帝

恩，不肯答。又說劉暉曰：始安一旦南面，則劉暉

及祜構而害之，暴其過惡，收付廷尉。

○補顏平原司馬光通鑑曰：真卿為待御史，楊不察

於盧杞，杞將出之平原，辭曰：先中丞傳首平原。

唐書曰：杞父奕，天寶末為東臺御史中丞。奕子

三繼，清節不易。十四載，安祿山犯東都，不吏奔

散奕在臺，獨居為面被流血，吾不敢以衣拭親

舌舐之。公不忍見容乎？杞矍然下拜而銜恨切。

骨。劉昫唐書曰：盧杞字子良，故相懷慎之孫。父

奕，御史中丞。安祿山陷洛陽，奕遇害。杞以明

陰解褐，率府兵曹徵為御史中丞。時尚父子儀

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杞至，子儀悉屏去。獨

隱几待之。家人問故，下儀曰：杞形陋而心險，若

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及居

亂，彈之地，論奏稱旨，遷御

史大夫。旬日，為黃門侍郎。

李卓吾批點世說新語補卷之二十

題世說新語補後

嘉靖中華亭何元朗氏雅以博洽
 著稱其所輯語林上溯漢魏下逮
 膠國正史之外益以稗官小說撮
 其佳事佳話分門比類以擬於臨
 川之世說要其所擬亦河汾之于

世說新語補

洙泗身無論宋以後事蕪濶而難
 入也隋唐諸君子有片語合作否
 其人有江左風致足模寫者否即
 所載司馬家一代事辭往、撫拾
 臨川所棄大官餘庖耳故愚嘗謂
 千載而有臨川不復能成世說矣

家弇州先生取何氏之書求其事
 馴雅者理中清者節取之附諸世
 說以補臨川所未備使人讀之宛
 然面接嵇阮之清狂身聆劉許之
 玄理目觸王謝之琳琅忘其為晉
 以後事矣此曷以故何氏拙于矜

世說新語補 後序
富弇州巧于見長也余徃歲負瘠
冲滅性之譏嘔血數升神氣都損
嘗得此編時置案頭以當枚叟友
人張仲立秦汝約數相慰存見而
賞焉將分校刻之余病弗果於是
校注之任專之仲立雙對則汝約

預有勞焉夫孝標一注號稱詳贍
然皆二百季間語耳其人可指數
而事可臚列也况乎大江以北文
獻無徵熟王濬諸家乘則思過半
矣仲立素瓌瑋博稽羣籍多所訂
訛以相發明豈惟於博雅之士有

釋哉即何氏歸忠臣而臨川稱冢
嫡可也是歲乙酉春三月既望瑯
琊王泰亨識

元祿七年甲戌八月之吉

京東洞院通夷川上町

林九兵衛梓行

